

道書集成

九洲圖書出版社

武林道士 褚伯學

外物第三

惠子謂莊子曰子言無用莊子曰知無用始可與言用矣夫地非不廣且大也人之所用容足耳然則厠足而墊之致黃泉人尚有用乎惠子曰無用莊子曰然則無用之為用也明矣莊子曰人有能遊且得不遊乎人而不能遊且得遊乎夫流遁之志決絕之行噫其非至知厚德之任與覆墜而不反大馳而不顧雖相與為君臣時也易世而無以相賤故曰至人不流行焉夫尊古而卑今學者之流也且以稀韋氏之流觀今之世夫孰能不跛唯至人乃能遊於世而不僻順人而不失已彼教不學承意不彼

郭註聖應其內當事而發已言其外以暢事情情暢則事通外明則內用相須之理然也性之所能不得不為性所不能不可強為唯莫之制則同焉皆得而不知所以得也德非至厚則莫能任其志行而信其

殊能人之所好不避是非死生以之易世無以相賤所以為大齊同唯所遇而因之故能與化俱而學者尊古卑今失其原矣隨時因物乃平泯也當時應務所在為正本無我我何失焉教因彼性故非學彼意自然承而用之則萬物各全其我矣

呂註世情以有知有能者為有用無知無能者為無用而不知無用者乃有用之所自出也自道觀之則世所謂知能有用者其小易當容足之於地耶列子云至遊者不知所適至觀者不知所視物物皆遊物物皆觀此我之所謂遊我之所謂觀也莊子之遊亦若是而已得道者物無非道則物物皆遊物物皆觀雖欲不遊不可得也人而不得道雖欲遊之不可得也流遁之志因俗而為卑決絕之行離世而為高皆非至知厚德之任蓋蔽於一曲以至覆墜大馳而不顧則雖相與為君臣亦時而已易世無以相賤其不當於道則一也有至知厚德者卑不為流遁高不為決絕唯道

之從而已故至人不流行無轍迹也若遵古而卑今則以稀韋氏之流觀今世淺薄其心孰能平而不跛乎唯至人乃能遊世而不為僻異之行外順人而內不失已因於彼而教之非學也達其意而承之不彼也所教者彼之所有非教以所無也不能通天下之意則彼是生矣達其意而承之何彼之有此至人之所遊也

疑獨註有用之用器也無用之用道也器有極其用小道無窮其用大莊子論道其言濬博故惠子疑其無用告以知無用而始可與言用譬行地雖至廣人之所用容足耳足外若無餘地恐墊溺而不敢行然則無用之為用明矣道遠遊論大樽大瓢皆此意遊者有行有止而自在者也人皆有自在之性有能者有不能者在學與不學之問學而至於反本則能遊矣雖不務外觀亦無不自在此能遊也不學而為物所蔽雖日務外觀亦不能自在矣流者逐物而不反適者防患而不進決者果於動絕

者流其跡皆滯於一偏以之爲知則有所不知以之爲德則有所不載故靈氣復墜心情大馳雖與爲君臣時適然耳何貴何賤哉至人唯變所適遇則因之不留行焉以三皇已前觀今之世孰不爲風波之民

唯至人隨世而遊出於天性故能順物而不失已彼來則教之未嘗有事於學承彼之意而從之不以彼爲彼也內篇曰彼且爲嬰兒亦與之爲嬰兒是也

碧虛註人以跳踞之外爲無用之地若掘

之壑下至於黃泉獨存容足地則不能跬

步矣譬之種植必多空地斯能蕃茂則無

用之爲用明矣人能遊學於道性自然也

安得使不遊乎不能遊學於道亦性自然

安得使之遊乎世人不知分量要役流落

遁逃之志果決卓絕之行刻意以爲高亢

皆非至知厚德所因任也覆墜謂不遊學

而廢業大馳謂苦遊學而進益各務所趨

而不反顧在時所尚適爲君臣而已何分

貴賤哉唯至人出處有道各行其志而學

者貴遠忽近其弊已久以上古聖賢觀今之世無不波蕩失性者至人則隨世行隆外應物而內全真彼之所教我者世道不必學也然亦承其意而不彼外之所以得全於世此之謂能遊

庸齋曰義塾掘也若容足之外皆深淵則

不可行故曰無用之用遊者自樂之意有

能有不能喻有達有不達流通遂物決絕

自異至知厚德修自然之人任爲也覆墜

陷溺世故大馳奔逐利名此皆不能自反

者雖時間有君臣貴賤之分身沒何有唯

至人所行與世無留戀以古今爲一學者

專古卑今不知世變若以上古觀今日則

皆爲波蕩失性者矣遊世而不僻則不以

古今爲是非順人不失已外混世而內有

所存彼之所教自以爲是我國不學之亦

順承其意而無彼我之分此即齊物論因

是之意

遊者適遠自適於無用之地以全己之

大用唯達道之士能之能之者不得不

遊不能者不可強也蓋謂時俗逐物而流通者多否則又爲決絕之行刻厲矯亢而不自適則視人世如鼎鑊陷穽至於負石自沉抱木燔死者有之何望乎逍遙遊哉故皆非至知厚德者之所因

任類多顛覆奔馳於名利以求慰其心

雖一時有君臣之分若易此一時則無

以相貴賤唯道爲天下貴特道則無以

取重於世也故至人聽物流行而不遇

與之同遊乎天地之一氣耳古往今來

乃其常理我能轉物則可反今爲古豈

貴耳賤目妄有尊卑分別哉且以上古

觀今之世孰不爲波蕩之人心忘古今

遊世而不爲僻異之行順人不失已以

衆心爲心而我心得矣是謂反今成古

何事何卑仲尼答冉求以古猶今也即

此意是以人來學者因彼性而教之不

學其所不能承彼意而順之不以彼爲

異也如是則古今物我同遊一天雖相

後千萬年相去千萬里相處千萬人無

異合堂同席於漆園夫子之門而樂黃帝老聃之道也此言至人應世非唯能自遊於道又能與物同遊所以貫百王於一道參萬世而成純者也

曰微爲明耳微爲聰鼻微爲顫口微爲甘心微爲知知微爲德凡道不欲壅壅則哽而哽不止則跖跖則衆害生物之有知者恃息其不殷非天之罪天之穿之日夜無降人則顧塞其竇胞有重閤心有天遊室無空虛則婦姑勃谿心無天遊則六鑿相攘大林丘山之善於人也亦神者不勝德溢乎名名溢乎暴謀藉乎誑知出乎爭榮生乎守官事果乎衆宜春雨日時草木怒生銑鐸於是乎始脩草木之到植者過平而不知其然

郭註當通而塞則理有不泄而相騰踐凡根生者無知亦不恃息殷當也息不由知由知然後失當失當而後不通故知恃息息不恃知然知欲之用制之曰人非不得已之符也天理有常運無情任天實乃開闢空曠遊不係物發爭處攘逆也自然之

理有寄物而通者夫名高則利深故修德者過其當禁暴則名義於德急而後考其謀平往則無用知榮塞也衆之所宜者不一故官事立事物之生皆有由事由理發故不覺也

呂註人之耳目鼻口不爲聲色臭味所壅則爲聰明爲顫甘爲知德壅則哽而哽不通之甚則相蹂踐得失交戰於胷中幾何而不至於跖此陰陽之患所以作衆害之所以生也凡物之有知者息存則生息去則死息之出入隨子午以消長循陰陽而左右與元氣交通無日不然則是天之穿而通之日夜均乎未始有降人顧以聲色臭味塞其竇而不使之通所以降而不殷也人能恬淡虛無則真氣從之正形一視則天和將至是以胞有重閤周固生白而邪穢不能侵心有天遊逍遙無爲而事物不能撓室必有空虛以異乎尊卑否則婦姑漬而勃谿矣心必有天遊以出乎塵垢否則六鑿跖而相攘矣六鑿即耳目鼻

口心知也人誠知所謂天遊則雖遊乎人間世萬物無足撓心其神足以勝之也奚以大林丘山爲善哉上德不德故無名有名則德之溢暴之而不藏又名之溢也則謀不得不矜乎誑知不得不出乎爭榮不得不生乎守此所以成實乎衆宜聲色臭味禁其外思慮知謀禁其內而不能相通也夫爲道者之治心治之於未亂無若草木怒生而銑鐸始脩也

疑獨註微者通而無累六者皆微則無所不聰明無所不顫甘無所不知無入不自得此之謂反本故能內視反聽以至鼻口心知皆內求諸已然後六根解脫衆塵不染於此所以入道六者不微則爲物所壅相陵賤而害衆生矣夫生物之有知者以息爲主息者沖氣之往來本由於心而鼻其所自也前言六者貴微息則六者之主入之好惡不中者蓋有物塞之非天之罪自然之理通穿萬物晝夜不息無降殺也而人自以六物反塞其實耳胞有重空乃

能容五藏通氣液天遊喻心虛無係道生其中室者婦姑共處中不虛則尊卑競爭心者衆好所攻中不虛則六鑿攘奪此所以害生若其心虛則死生驚懼不入於中無往而非適也大林丘山神之所寄故善於人人知山林之善而不知有神者主之神之寄於山林猶自然之理寄於心也德者性之自得名生則德溢德溢則人不好德而好名爭名則暴矣誑者言之急事者凶之器謀欲速故出於誑知子勝故出乎爭榮謂衆好內實故生乎爭皆非自然者也衆所宜者不一官事合乎衆宜則果於成矣春雨之時草木銜地而生未達則怒農器於是乎始修則倒植者過半凡物倒植則無生理當春則倒者亦植造物所爲不知其然也此皆言順自然之理

碧虛註人能收視及聽納息激液虛中藏用則六事俱微妙極無加不然則嘔礙騰踐上下錯亂諸疾作矣凡動物有知者皆恃息而生其六根壅閉而氣息弱者由欲

惡之孽所致非天之罪也元氣貫通萬物人之竅穴晝夜升降與之無窮乃爲嗜欲所害害靈結滯神明何所託哉身內有丹田三宮金堂玉室胞有重閣也心中有竅謂之天府神遊息於其間室隘則婦姑反戾心礙則欲惡紛紜是故茂林爲丘山之美林伐則氣象損奇才爲士人之美才役則精神耗名譽者虧德志暴者損名謀貴深靜稽乎敦急則淺陋矣智當晦藏出乎爭則與物競矣若能榮立不移而自保守免爲物所害也官事果乎衆宜在私則決乎自殉德形則名知顯而暴爭興春澤則草木生而銚鋤起衆人逆道以求生猶草木反根而欲秀也

虛齋曰義得自然之理而大通徹則耳目之所視聽爲真聰明鼻口之所嗅嘗爲真

此息也或至於不當理者豈天新之耶天理之在人身日夜發見人以物欲自塞其心竅耳胞膜空曠心君主之以天理自適謂之天遊室窄而婦姑爭鬭喻心蔽塞則六根相攘矣大林丘山人見而善者平日耳目隘窄不能存自然之神以勝物欲故也求名利則德性蕩溢性暴急則名亦蕩溢言併與名失之誑同弦有急意急而後稽於知謀有爭競而後知謀所出守執不化而後有榮哽不樂之意求衆事之宜者固執不通之弊此言癡兒欲了官事官事不可了也春雨至而草木怒生人修田器以鉏拔之豈有心於戕草木哉爲耕種計不得不然蓋生者自生拔者自拔草木去而所種之物又生便是其成也毀也其毀也成也由是而觀得喪生死皆當聽其自然自德溢而下皆容心之失能無容心則有天遊矣

耳目鼻口心能通而無係者皆由知微爲德所致苟無德以貫之則五者俱墜

聞竅噤塞物欲騰踐爲害多矣夫生物之有息所以通一身之氣交天地之和昇降而滋榮之故經久不衰當老益壯今養生家正主此論但不能培養其源而又有所作爲以壅閼之則非與天地元氣流通之道元氣貫穿萬物無時休歇其有衰殺者人自以六物反塞其竅耳動物恃乎息通物恃乎根皆受氣之所倚以爲命者也胞謂腔子重關謂此身從空而有身內又有五藏之空以行氣液天遊謂心中能虛則無往不適也室不虛則尊卑勃戾心不虛則欲惡凌奪吾室與心有主之者外物安得而撓動哉大林丘山之善於人以平日所見隘陋忽觀虛曠高明之境心必喜之此乃神不勝物反爲所勝山林阜壤使我欣欣樂未畢也哀又繼之大化密移理之必至唯至人不假物而樂故不因化而哀化在我而能轉物故也然則物之善人也宜其善人之樂物也宜其樂哉

蓋外有慕則內虧重於彼則輕此矣夫名公器不可多取故名之出爲德之失有名而慕之又名之失也二者俱失急思所以爲謀則知出而爭與此水宮生之驗及有能守者又病在柴塞而無變執一己之私若官事則務在聚宜眾宜謂前六者皆微而無私則其規聽嚮譽思慮與天下共否則嗜欲紛起如春雨日時草木怒生而不可遏農器於是乎始修言治之不早草木雖拔得雨再生時使之然人莫知也人之命在息而使

同珍同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八十九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九十九

武林道士諸伯秀學

外物第四

靜然可以補病腎城可以休老寧可以止遽雖然若是勞者之務也非佚者之所未嘗過而問焉聖人之所以賦天下神人未嘗過而問焉賢人所以賦世聖人未嘗過而問焉君子所以賦國賢人未嘗過而問焉小人所以合時君子未嘗過而問焉演門有親死者以善毀爵爲官師其黨人毀而死者半堯與許由天下許由逃之湯與務光務光怒之紀他開之帥第子踰於窺水諸侯弔之三年申徒狄因以踰河筌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與之言哉郭註補病休老止遽非不病不老不遽也若是猶有勞故佚者超然不顧神人言其內聖人言其外趨舍各有分高下各有等慕賞而孝去真遠矣斯尚之過也其波蕩傷悻逮至於踰河失兩聖之意乃都無所

言也

呂註靜然至止遽古之道術有在於是雖然動而後有靜繁而後有損熾而後有滅擾而後有寧爲勞者言之所以息其勞佚者則未嘗動安用靜未嘗繁安用損未嘗熾安用滅未嘗擾安用寧此所以不問也唯有德而後佚佚者神聖之所秉也孔老同生於周莊孟俱遊於梁而其言未嘗相及者道不同不相爲謀也神人聖人不同者迹賢人君子不同者才君子小人則有義利之分矣官師之勸其黨至於致死許由之逃其徒至於蹈河殉迹之弊至此莊子恐後世得其言而昧其所以言故引此二者卒之以筌蹄之喻俾學者忘言以求其意也

疑獨註然當是默字之誤皆謂剪翫須賢以滅老顏字又作剪滅靜默補病非不病也休老止遽皆出人爲而非自然是勞者之務故佚者未嘗間焉誠猶取也聖人者神人之緒餘有爲天下之功賢人者聖

人之德業有治天下之效君子者賢人之名迹有治國之事小人則君子之反也故皆未嘗過而問焉演門宋城門其地有親死而善毀者宋君嘉其孝爵之爲官師鄉人慕之強哭詐毀至於滅性而死者半此殉迹之弊聖人雖有治天下之迹本出於無爲無爲而無不爲也許由務光古之無爲者逃堯湯而去之見其未能無不爲紀他申徒狄則尤甚者也筌蹄之喻我不待釋

碧虛註靜然補病未可以完神皆滅休老未可以還嬰寧以止遽未可以灰心其語云時以手按目四皆令見光分明是檢眼神之道久爲之見百靈老形之兆發於目皆披城皺紋可以沐浴老容雖然勞者之務故佚者超然不顧聖人則有名神人則無迹賢人尚行義乃聖人之餘事君子貴循理乃賢人之塵垢小事苟且乃君子之贅疣也演門黨人哀毀過禮強哭傷性由殉外失真係極之深也紀他申徒又躡

寂跡河湯失真性皆刻意尚行好名之過獲魚兔則筌蹄可忘悟道妙則言教頓舍漁獵之夫尚不虛飾其筌罾探微之士奚用巧事於談說乎

庸齋曰義心能安靜則向之失者可以補全剪滅物欲可以優游至老寧其身心可止遽急此皆言失而後復先病後瘳故曰勞者之務若安逸之人習中本靜則不問及此非佚者之所猶事賦矧聖人以仁義治天下是駭之也神人則無此賢者以威德駭世君子以聲名駭國小人營營求合一時但高一著則無此矣演門有善毀而得爵者鄉人慕之毀死者半此言好名之累許由務光以隱得名紀他慕之躡於竅水躡有鄙薄意亦欲諸侯以國讓之此已可笑三年後申徒又慕隱名蹈河而死此極言好名之過既說盡了却以筌蹄之語結末與前篇言而足言而不足體格一同

補病休老止遽皆勞損於前而後來復

非俠者之事故過而弗問神人之於聖人聖人之於賢賢之於君子亦若是儻求合於時則去君子遠矣此皆以大觀小其德量有以包含之而不復問卒使自化則等而上之可致及也故凡物之在外者聖人以不必必之然後涉世而無患所以三教聖人設化雖不同而其言未嘗相訾不過乎開人心資治道同歸於善而止耳賊同駭德充符惡駭天下崔本作賊可照演門善毀黨人慕之遂忘死許由逃堯申徒墓之逐路河是皆認迹以為真併己之真失之無異指筌蹄而求魚兔何惑之甚耶故南華思忘言之人而與之言言忘而意可得矣是篇首論內外之輕重以明物我之親疎在外者係乎物故不可必在內者由乎我求則得之而世人多務外求而不得怨尤至矣故建言以破其惑夫忠孝立身之善行猶不能必君親之知以在內求其外故也況以外求外者乎由

是知性命之內無非道悟之則金性命之外無非物必之者失唯儻然無為闢與道合斯可逃乎兩陷也莊子儻象而中轍魚之喻則惠物在及時任公垂釣而鄙小說之非則明道當存大儒者徵詩習禮乃或發冢取珠其初學未必不正及為物欲所遷則冒禁傷化有所不恤反不若下愚不學者之猶有忌憚而安乎定分也是皆原乎上之人以聖知治民之過久則姦民之雄者併聖知而竊之矣復寓言於老萊仲尼以兩忘非譽世患自息即我無為而民自化之意白龜能見夢而不能逃網則神不自神而不知有不神之神蓋喻恃知以脫患不若忘知之無患也次以知無用而始可以言用其義互相發明至論人有能遊謂遊心於淡遊在內也前皆寓言此稱莊子曰正當篇本旨使學者超外物之累進虛通之域神融意適無所不之則道幾矣世習愈下往往遊所不當遊

至於火馳覆墜而不顧雖聖人復出末如之何間有樂於遊者不過以江海為開山林為善而放蕩終身焉此遊世而僻者不免務外而已繼又誨以身貴六微則道不欲墮有知恃息則人當貴虛室虛白生無往而非天遊故勞者之務佚者不問猶君子賢聖之有差等也至於演門因毀而致爵申徒逃湯而路河皆由上貴卓絕之行是以下立潔脩之名本欲殲世興教而不知傷生害俗也故舉以為後世鑑夫以行觀言亦外物也然而非指無以見月故立言君子不憚於諄諄在學者善求其要而已矣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九十

六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九十一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寓言第一

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卮言日出和以天倪
言十九藉外論之親父不爲其子媒親父舉
之不若非其父者也非吾罪也人之罪也與
已同則應不與已同則反同於已爲是之異
於已爲非之重言十七所以已言也是爲者
父年先矣而無經緯本末以期年耆者是非
先也人而無以先人無人道也人而無人道
是之謂陳人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因以曼衍
所以窮年不言則齊齊與言不齊言與齊不
齊也故曰無言言無言終身言未嘗言終身
不言未嘗不言有自也而有可自也而不可
自有也而然有自也而不然惡乎然然於然
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惡乎可於可惡乎
不可不可於不可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
無物不然無物不可非卮言日出和以天倪
孰得其久萬物皆種也以不同形相禪始卒
若環莫得其倫是謂天均天均者天倪也

郭註寄之他人十言而九見信世之所重
十言而七見信飽滿則傾空則仰非持故
者也況之於言因物隨變日出猶日新日
新則盡自然之分分盡則和也言出於已
俗多不受故借外耳肩吾連叔之類是也
父之舉子人多不信時有信者輒以常嫌
見疑故借外論之已雖信而懷常疑者猶
不受寄之他人則信之人之聽有斯累同
應否反互相非也三異同處而二異訟必
取是於不訟者俱異耳而獨信其所是非
借外而何重言以其者父故俗共重之使
不借外十信其七年在物先而其餘本末
無以待人則非所以先也直是陳久之人
便共信之此俗之所以安故習常也夫自
然有分而是非無主故曼衍莫能定曠然
無懷因而任之所以各終其天年也付之
於物就用其言則彼此是非居然自齊若
立言以齊之則我與物復不齊矣言彼所
言而我竟不言故未嘗言亦未嘗不言彼
我情偏有可不可而物各自然自可統而

言之無可無不可而至也唯言隨物制而
任其天然之分者能無天落雖變化相代
其氣則一於今爲始於昨爲卒理自爾耳
莫得其倫夫均齊者豈妄哉皆天然之分
也

呂註寓言十九則非寓而言者十一重言
十七則非重而言者十三而已卮言日出
和以天倪則寓與不寓重與不重皆卮言
也何謂寓言十九夫道近在吾心以吾心
論之彼則疑而不信猶父不爲子媒必藉
外論之非吾不欲直言人不可與直言故
也何謂重言十七同已則應而爲是異已
則反而爲非吾所以言於人者欲其應不
欲其反也故因其心之所重者父之人而
言之以已所重猶已言也凡此書中稱引
古昔者皆是以耆父爲重者所開先於我
非以年也有經緯本末足以先人則人從
之人而無以先人是謂陳久之人曷足重
哉言出未始有言則其日出猶卮而已卮
之爲物酌於罇壺而時出之中虛而無積

也天倪則無爲之至聖人所休和以是非
休乎天均則出處語默無非天均因以曼
衍即是理而推之所以窮年也唯無我而
不言則齊有言則有我有物安得而齊故
齊與言言與齊未始齊也不言雖齊猶與
言不齊未足爲大齊唯言無言而後大齊
卮言是也故終身言未嘗言終身不言未
嘗不言所謂可與不可然與不然皆有自
也固有所然所可則無不然無不可可知
矣萬物之種其出未始不同知其同則知
始卒若環是謂天均天均者是非於此而
和萬物所齊無爲之至故曰天倪也
疑獨註寓言製名以言重言世俗所重卮
言猶老子云善言無瑕謫也卮滿則傾空
則仰喻言之善者因時而適變日出而不
窮乃能和之以自然之分十言而九見信
七見信皆局於陰陽之數不能無窮也言
出於已俗多不信故父不爲子媒而藉外
論之是謂寓言也重言如托以孔子顏回
之類言雖出於已可推重則爲著又如無

經緯本末雖著艾亦非重也學至於道斯
能先人否則陳人而已聖人之言應物當
理往而不留故曰日出唯能和以天倪所
以曼衍窮年也卮言出於不言不言則萬
理自齊言則不齊矣莊子卮言出於既齊
之後而齊與言言與齊皆不齊也莫若無
言雖無言而未嘗不言孔子欲無言亦何
嘗無言言出於無言則雖終日言所以應
物也何意於言哉雖終日不言無妨應世
也何嘗不言哉此莊子卮言之意有自也
而可有可有自也有自也而不可無可無
自也下文體此有自有然是非彼我之所
起可不可然不然將以齊彼我一是非也
而然於然可於可固有所然固有所可則
使萬物各足於性命之內然可在物不在
我也非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孰得其久耶
種者物生之始萬形萬變其化無窮相代
始終如環無端莫得其倫理是之謂天均
人力莫與焉天均言其平天倪言其始皆
自然之論

碧虛註寄寓之言十取其九德重之言十
不信三此世俗之見也卮滿則傾空則仰
中則正日出則斜過午則昃及中則明卮
言取其正日出取其中君子言出中正而
明和之以極分而已藉外之言人多取信
父之譽子難爲巧辭世人不察是非而以
已同爲善重者取其著艾若年先而無德
非先也止是陳舊之人耳卮言日出中正
而明和以極分之理因以不滯之辭所以
盡其天年而無悔吝不言謂默然則寓重
卮言皆齊蓋以不言齊之也不言之理自
齊寓重卮言自不齊耳故曰齊與言不齊
是言自屬言齊自屬齊此與一與言爲二
之義略同言無言謂無情之言卮言中正
豈有情哉無是非愛惡之情則無是非愛
惡之言故終身言而未嘗言若乃謹括
囊而中正未嘗去心則是終日不言未嘗
不言也有自而可與不可有自而然與不
然言其皆有由然乎然可乎可由於道故
也其不然不可不由於道故也固有所然

所可則無不然不可矣故再舉危言可久
總結前文萬物異種理自相代有形化無
形無形生有形有情交無情無情變有情
始不見首卒不見後循環莫測故曰天均
自然均平取其極分而已矣

○
劉纂註水之在危猶言之在德不滿則不
發也自外來者益之而不可增由中出者
雖多而未嘗虧故曰危言日出物之有際
必有端倪自然之倪始卒若環故曰和以
天倪如草曼水衍以譬自然之緒道全而
物不傷故可以盡年也終身言未嘗言終
身不言未嘗不言則六經不為支離老子
不為簡約矣若以寓言以析人之合重言
以析人之信皆有為而言言之末也則危
言者其為言之本歟

腐齋曰義危以貯酒飲之有味日出者件
件之中有此言以天理而調和衆心也父
為子媒人必不信故藉外論之已言所以
止其爭變也借重於耆父則聞者不敢非
古先帝王皆耆父也經緯本末言知常變

始終期年期順之年年先而學無所見不
足以先人所謂陳久無用之人耳曼衍自
得窮年以此送日月也以無言為言則歸
于一理若以一而形諸言或以言而論此
一皆為容心不齊一矣唯無言則齊無心
之言是也故終身言而未嘗言不言之中
使人悟理則非不言也凡人所謂可與不
可然與不然皆各有所是我何從而然可
之唯隨其然者可者而然之可之固有
然所可則無不然不可矣齊物篇論此甚
詳非以自然之言調和衆口豈能千古不
磨萬物之種同出於造化往來終始相代
於天地之間其倫理之妙莫得而窮之天
均者天理之同然也

○
寓重之義諸解已明十居九七之論為
優則出智臆而言者無幾蓋謂世俗之
人中無所主輕重隨人故從權立言乘
機化導俾從信而入陶成善心其憂世
愛民亦切矣危言解者不一夫危之貯
水喻言之載道道固非言所能盡水亦

○
非危所能量遽謂道不屬言水不屬危
不可也故其言日出而不窮人亦聽之
而不厭非若寓言重言之有所去取也
蓋能和以自然之分則可以合天下之
心而我無心何同異是非之辨哉父不
為子媒一語足以盡寓言之旨我所以
藉外論之者為彼難信故也其同異在
言而應反見諸迹不若無言之混成而
人莫我異無言之混成又不若無心之
言能化物而無迹也重言亦出於已言
經緯論其才本末明所學此又有警勵
學者之意危言無窮而能和以自然之
分優游曼衍以終天年何世累之能及
至此亦可矣後又隨掃其迹云凡天下
事物之理不言則齊與道為一齊與言
猶無與有粗妙異理惡得而齊唯超有
無而冥粗妙者斯大齊也故曰無言曰
當是言字下文可照此又明夫未嘗言
未嘗不言之妙神而化之不滯有言無
言之迹而天下風靡影從也夫言之有

可有然出於固然固可則無不然無不可矣此卮言所以併包寓重而無遺故言滿天下無口過也本經末篇自叙有云以卮言爲曼衍以重言爲真以寓言爲廣則知是經所言浩瀚宏深千變萬化不越此三條而已然而絕迹易無行地難不言易言無瑕謫難南華立此三言所以免乎瑕謫也夫以言免瑕謫猶未若忘言而無瑕謫忘謂有而無之非不言之偏執也忘言極議夫子之欲無言近之世間萬物同出乎機而稟形有異相代無窮猶言之同出乎心而立論有異辨諍無極聖人因而不自唱應彼而言非我言也故若環無端莫究其極我則和以是非而休乎自然之分而已是亦遺言之意云

莊子謂惠子曰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始而所是卒而非之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惠子曰孔子勤志服知也莊子曰孔子謝之矣而其未之嘗言孔子云夫受才

乎大本復靈以生鳴而當律言而當法利義陳乎前而好惡是非直服人之口而已矣使人乃以心服而不敢善立定天下之定已乎已乎吾且不得及彼乎

郭註隨年隨化與時俱也時變則俗情亦變乘物以遊心者豈異於俗哉變者不停是不可常謂孔子勤志服膺而後知非能任其自化此明惠子不及聖人之韻遠矣孔子謝變化之自爾非知力之所爲故隨時任物而不造言若役其材知而不復本靈則生亡矣鳴者律之所生言者法之所出法律皆衆人所爲聖人就用之故無不當而未之嘗言未之嘗爲也我無言也好惡是非義利之陳直用人之口耳口所以宣心既用衆人之口則衆人之心用矣我順衆心誰敢逆哉因天下之自定而定之又何爲乎因而乘之故無不及也呂註傳稱孔子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從心則橫心所念更無是非橫口所言更無利害是也道未至於從心則不免於化

化則必始是而卒非六十之所謂是安知非五十九非也惠子不知此乃孔子之與人同者至其與天同者則自古及今未始有化而真以爲勤志而行服知而知也謝謂絕去之物得以生之謂德所謂受才乎大本復靈以生也未生則無氣無形安有所謂靈生而有氣有形而復其靈也鳴而當律無事於聲音之調言而當法無事於義理之釋及夫義利陳乎前我則從而好惡是非之此直服人之口而已以其所待未定非無爲而自化者若夫使人心服而不敢善立然後定天下之定是乃使之自化非直服人之口而已吾且不得及彼者是其謝之而未之嘗言也

疑獨註孔子六十而耳順則無是非矣惠子未知以爲勤志服知而得也謝如陰陽代謝未嘗有言大本造化人才皆受於造化能反本復靈生理得矣若役於外物本失靈喪何生之能存律者述陰陽之氣法者順天地之德聖人與陰陽合氣故鳴而

當律與天地合德故言而當法今則義利交陳於前以起好惡是非而出於己之私見直服人之口不服人之心欲人心服者順而任之不敢違立因天下之定而定之所以為順也已乎已乎欲無為之意我無為則彼自定故曰吾且不得及彼乎

碧虛註年運既長德性愈明此與蘧伯玉章辭同而義別蘧瑗悟始是卒非未能自忘仲尼則行化不滯使人忘已難也始而所是隨事應變卒而非之終歸正道也前既未是今亦必非此愈損而愈益也勤志則少變服知則多矜孔子久辭世紛未嘗載其言也受才質於大道者聖迹不足恃復靈性以出生者隨變而任化故其聲合中和語成文教義利陳諸方冊直服人之口而已以至奔馳師仰使人心服遵古循理孰敢違立持此委順世間可以定天下之定也吾不及彼孔子謙辭

庸齋曰義勤心服事於知見謂博學也孔子謝去博學之事而進於道但未嘗與人

言耳才猶性本始也謂造物稟靈者知覺之性反歸本來知覺之性而後可以盡人生之道鳴即言律即法蓋利在前而有所是非好惡則人與我對可以服其口未能服其心必舍義利是非乃可使人信服無敢對立為忤者而後可以定天下之定理矣莊子既稱夫子之心乃對惠子而歎曰已乎已乎我安得及彼乎敬夫子之至也人生隨年而化賢愚所不免者內而知慮日增外而形貌日改得失利害之相攻是非成敗之變易凡幻塵泡影倏起倏滅於前者皆化也夫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則生道日新不滯陳迹其居化與人同而受化與人異黃帝書云宇宙在乎手萬化生乎身信哉夫六十歲為天地枝幹之一周人生上壽之中半更事既久是非可定矣然猶未知今之所是之非五十九非也靖原其由患在於有我苟未至無我猶未必六十歲之後為真是故騖夫子亦有五十九非之歎

勤志謂積學服知謂任能夫子謝去所學所能久矣默建此道而人不知耳人皆受才性於造物必能復其已靈生道乃可長久以至充之以學問美之以德業鳴當律言當法猶云聲為律身為度此皆由靈而出人道可謂大備矣及其義利陳乎前而以己之好惡為是非直服人之口而已世之學者往往皆然今夫子乃使人以心服而不敢違從先聖立定天下之定言其化之速也已乎至彼乎乃莊子歎服夫子之辭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九十一

武林道士 褚傳秀 學

寓言第二

曾子再仕而心在化曰吾及親仕三釜而心樂後仕三千鍾而不洎吾心悲第子問于仲尼曰若參者可謂無所縣其罪乎曰既以縣矣夫無所縣者可以有哀乎彼視三釜三千鍾如觀雀蚊虻相過乎前也

郭註縣係也參仕以爲親無係祿之罪係祿以養也養親以適不問其具若能無係

則不以貴賤經懷而平和恬暢盡色養之宜矣彼無係者視榮祿若蚊虻鳥雀之在前而過去耳豈有哀樂於其間哉

呂註安時處順哀樂不能入古者謂是帝之縣解則無所縣者固不可以有哀也死

生亦大矣而哀樂不能入則視三釜三千鍾如觀雀蚊虻過乎前其小大多少不足較也明矣

疑獨註曾子爲貧而仕祿始及親雖三釜而心樂後仕三千鍾親亡祿不及而心悲

此所以心再化也門人以曾子能愛親而不以祿爲係累故問仲尼仲尼謂參之孝愛孝也未能忘親則有哀樂於曾中豈得無係累唯無係者可以無哀故視鍾釜如彼其輕也言曾子未能至此

碧虛註心樂心悲爲再化孝心不必論貧富待養亦宜在厚薄而曾子言此者猶有達之心也夫然參稱至孝必無係祿之罪又何有哀乎彼視鍾釜如蚊虻則其係可解矣

庸齋曰義第子問曾子此言有係累之罪否疑其前後兩變有悲喜也既已縣已言只此悲喜便是有係若無係則外物過前猶蚊虻而已豈足悲喜乎

古人學優則仕志在澤民祿以代耕期於仰事俯育而已豈若季世之仕者俸祿之外槌剝取贏極耳目口體之養未嘗過親庭而問焉者有之曾子三釜及親而樂三千鍾不洎而心悲其悲樂係親之存亡非係祿之厚薄也然而心不

免於再化門人所以有問夫子謂參於二者之間不能無所係累親之存亡係固不免祿之厚薄不必存懷可也若無所係者又豈有哀乎彼視鍾釜猶蚊虻耳曾子之孝行著乎萬世仕祿三千鍾則所未聞南華寓言亦責備賢者之意所以勉人以孝行爲重仕祿爲輕親之待不待祿之及不及一付之於分又何所係累哉

顏成子游謂東郭子綦曰自吾聞子之言一年而野二年而從三年而通四年而物五年而來六年而鬼入七年而天成八年而不知死不知生九年而大妙生有爲死也勸公以其死也有自也而生陽也無自也而果然乎惡乎其所適惡乎其所不適天有曆數地有人據吾惡乎求之莫知其所終若之何其無命也莫知其所始若之何其有命也有以相應也若之何其無鬼邪無以相應也若之何其有鬼耶

郭註野謂外權利從謂不自專通彼我而

與物同來者自得也鬼入外形骸天成無所為不知死生所遇皆適大妙則善惡同故無往而不冥此言久而聞道知天籟之自然將忽然自忘則穢累日去以至於盡耳生而有為則喪其生由有為故死由私其生故有為今所以勸公者以其死之由於私也夫生之陽遂以其絕迹無為而忽然獨爾非有由也然而果然故無適無不適而後皆適皆適而至也天地皆已自足理必自終不由於知非命如何不知其所以然而然謂之命似若有意也故又違命之名以明其自爾而後命理全也理必有應若有神靈理自相應不由於故則雖相應而無靈也

呂註道未始有物也既已為物而欲復於無物則其致虛守靜非一朝之積也野謂忘仁義賓禮樂從言心之莫逆通言心之徹物即物物皆遊物物皆觀矣來則道集之謂鬼入即鬼神來舍天成云云諸不知死不知生則知止乎其所以不知大妙則神

矣故萬物而為言然後能體神也生而無為則不知有生不知有死生而有為而後有死勸之以公而無私則不知有死矣生而有為死之所自故聖人外其身而身存以其無私能成其私所以勸公也原始要終故知死生之說始卒若環則生陽而已安有所自以有為為自亦以物情言之其果然乎故體道窮神者不知有死生惡有所適所不適欲求之歷數人據未始同也又惡乎求之禍福人事之間哉以為無命耶終若有所制也以為有命耶求其始不可得也以為無鬼邪而有以相應以為有鬼耶而無以相應是以止於所不知而無所容心斯得之矣

疑獨註野謂不文從謂不違通則不礙物忘我也來則不去鬼入復靈天成與天合德不知死生聖也大妙神也至於神而極矣此學者入道之序人生而有為以累其生則死之所自由私其生故有為所以勸公者以其死之由私耳至於命者大同於

物公而無私則無死矣生陽死陰知死生與陰陽為一則無自矣果然知此理則生不足樂死不足哀又於何而適不適也歷數天之象人據地之器人處兩間天地之道求之於我而已命者天道鬼者人道始終以天道言相應以人道言天人交通陰陽性命之理備矣寄之於有無之間而疑之是深於知道者也

碧虛註野謂初心質朴從謂不逆他情通則徹理無礙物則同一混成來謂眾歸其德鬼入深造實冥天成無為自然不知死生則有無一體九年大妙則數究純陽神化莫測也生而有為動之死地為有私故勸之從公背公者必以私死其死豈無由哉生者強陽之氣無所自也故果能至於大妙乎大妙者無公私生死無適無不適可謂至極者也在天成象歷數可推在地成形人據可知唯我無心孰能測之事有有始而無終有終而無始者皆天命使然相應謂前學道九驗鬼謂靈響有應無應

在用功之深淺通靈之遲速也學道雖有序其要在乎獨化論程則九年而悟不出手旦暮耳

腐齋曰義野反朴從順從通大徹也物如槁木死灰來謂寂寞之中有不滅者鬼人納造化於臂中天成與天爲一也不知死生即無入而不自得大妙極玄也自一至九借爲節次此事非可以歲月計也人以生爲有生執見自私也以至公之理勸之欲其知世間無不死之物謂之死則有所自來生之始無所自既始無生安得有死陽謂動之始以死生之理如此言之不知其果然否也適不遇猶云然不然要極而觀然不然未可定也歷數人據果可以盡天地之理乎世間萬事萬變造物主之安得謂之無命也哉之初本來無物安得謂之有命朝暮寒暑時至氣應安得謂無鬼神謙未必福仁未必壽安得謂有鬼神此言造物不可知之意

人生隨俗凋喪日失一日學道者損之

又損所以求復其初野謂漸運質朴從謂順人不失已通則徹理物則忘我來謂人歸之鬼入造乎恍惚天成合乎自然不知死生則無去無來九年大妙則數極造微神化莫測矣人能以無爲爲宗乃可登假乎此而世俗耽於有爲日趨死地勸之以公者以其死由乎私也碧虛照張君房校本以其下有私字絕句私謂貴愛其生奉養過度本求益己損莫甚焉故令去之歸乎公道也死者因生爲有自生者從無而始爲無自生而無私則亦無死天不能殺地不能埋汝果能若是乎由是知無以生爲者賢於貴生又惡論其適不適耶天有歷數可推否泰地有人據可考治亂吾又何從他求哉夫自二儀分判幾千萬年生物而不知其終非命何以立禪物而不知其始命從何而立歷數人據有禍福之相應豈無鬼神主之天道有時而難謚人事有時而無準則又疑其無鬼神

也此言造化精密難窺唯其難窺所以爲造化但當盡人事以俟之故向上之學使人反究自己天地之始終一身靈物之隱顯盡性而至於命明鬼而極手神在手力行心契則功蹟大妙亦何待

乎九年哉

眾罔兩問於影曰若向也俯而今也仰向也括而今也被髮向也坐而今也起向也行而今也止何也影曰叟叟也奚稍問也予有而不知其所以予蜩甲也蛇蛻也似之而非也大與日吾屯也陰與夜吾代也彼吾所以有待耶而況乎以有待者乎彼來則我與之來彼往則我與之往彼強陽則我與之強陽強陽者又何以有問乎

郭註運動自爾無所稍問自爾故不知所以甲似蜩蛻似蛇影似形而非形也推而極之則今之所謂有待者卒至於無待而獨化之理彰矣直自強陽運動相隨往來耳無意故不可問也

呂註罔兩生於影影外微陰非一故曰叟

叟影之俯仰行止隨人而已豈知所以哉形之有影猶蜩之甲蛇之蛻而非蜩甲蛇蛻也影得日大則也而顯過陰夜則代而隱此乃影之所待而為影然而無情豈知有待耶影之所待者日火陰夜而不可謂之有待況以有待者乎以有待者影之所自出即形是也以罔兩無待知影之無待以影無待知影之所出者亦無待則不為形所累矣彼來往則我與之來往彼強陽則我與之強陽皆非我也又何以有罔乎疑獨註叟叟指衆罔兩奚稍問何必問也凡屬造物者皆有所待而不知所以然甲似蜩蛻似蛇影似形而非蜩蛇與形也火日有光影之所聚陰夜無光影之所藏此吾所以有待也而況形又有所待乎言待造化也形來則我與之來形往則我與之往形強陽則我與之強陽此皆由於獨化又何足以有罔乎

碧虛註一燈一影十燈十影燈影既多微陰益衆詢其俯仰行止形使然耶影自然

耶其動靜有無皆莫知所以影與微陰則有形而無礙蜩甲蛇蛻則有質而無性當其未蛻止有蛇蜩及其已蛻甲皮固自有焉則影也形也其不相因明矣蜩也蛇也亦何嘗顧蜩哉世謂形生影影生微陰然影之生也聚於日火代於陰夜於形何有形當明而影生似有待也處暗而影滅似無待也來往運動雖由乎彼應之無心則在乎此又安所致詰哉

虞齋口義叟叟若隱若顯貌稍猶率略言予之所有本不知其所以然蜩已化而甲在蛇已化而蛻在蓋以形之動者比蜩蛇以影比蛻甲亦似之而非也物遇日大則影聚陰夜則影散去矣彼指形影自謂彼豈吾所待耶然形之動又有所待故曰而況乎以有待者乎形待強陽之氣而動我亦從之其為強陽者本非形之所知汝又何問我乎此段與齊物論同但添日火強陽之說

凡天下之物有形必有影人所共知而

影外微陰曰罔兩人多不察焉蓋因影之蒙昧而依附彷彿於其間其陰參差疊出故云衆罔兩罔兩之於形猶七情之於心心不官而七情縱則反受其攻影不明而罔兩多則反遭其間然而影之所待豈罔兩可知心之所冥豈七情可立哉此論物理相生有若因待而或有或無非因非待以譬形生之始思慮之端亦猶是也義極精妙昔賢所未發夫影生於形非日火則莫見有若相因也日火雖光非形則無影本於獨化也影之於形行止不離一身之至親者其動靜有無必有主宰世人日用而不知則罔兩之間無足惟也齊物論云若有真宰而不得其朕正明此義所謂真宰者即獨化之主萬物萬形賴之以生育運動而因待有無之所從出也信能反而求之恍惚之間而見曉闇和則獨化之理明罔兩之疑釋矣強陽謂人衆造化之氣能運動形體而掉運外物者其